

春雨江南（外一篇）

●田荣

走进雨季的江南，天地之间烟岚朦胧、雾气朦胧、雨丝朦胧……雨丝缠绵细腻，落在地上悄无声息，江南的雨季是一个温婉恬静的季节。

春雨中的江南，山山水水都充满着诗情画意，历代文人墨客都对江南推崇备至，置身其间流连忘返。江南山区多溪，山川纵横，流泉踪踪。尤其是春雨中的江南，处处可见那种清澈见底的“绿如蓝”的溪流，这清水汇聚而成清幽幽的江流。江南的雨丝就是这“绿如蓝”之江流的编织者。

春雨中的江南，在幽静古宅中看雨丝，对着天井，仰望天空，如同丝丝缕缕的飘雨，开始时雨丝是极稀极稀的，不仔细看，难以感觉到，慢慢地就密集起来，就会觉得脸上有丝丝凉意，江南的春雨

便开始成了气候。游人有时站在天井的一端，透过幽深的厅堂，就看到丝丝亮晶晶的雨帘飘飘而下。

春雨中的江南，那雨点并不如同北方那样混合着浓浓的泥土味；春雨中的江南，总是到处散发着清纯的芳香，许多花儿逐渐绽开了诱人的面孔，有茶花、桃花、李花，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山花。雨丝弥漫出来的薄雾如青纱般笼罩着山花，真正是“雨润山花分外娇”。春季里的江南，有时夜间落雨，会在人们的睡梦中不知不觉就来了，雨过很长一阵子才能在寂静的夜晚听到声音，就如同江南的蚕宝宝咬食桑叶时的“沙沙”声，十分的催人入眠。这种声音不仅充满了生活气息，也为文人作诗填词带来了许多灵感。

春雨中的江南，山溪开始涨水，溪流

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涨起来的，待人们发现时，山溪枯水时弄脏的鹅卵石已被洗刷一新，河道中垃圾也被清扫干净，留下的只有一河清泉，白色的浪花一路翻腾着向下流去。有时候，人们还会发现春雨中江南山溪里漂放着竹排木筏，让人感受到这美丽的江南充满着岁月的激情。

春雨中的江南，那水乡最美的季节也恰是这雨季，游人体味江南最佳时机就是在雨季里来到江南水乡。或脚踏摇橹，或手持划桨，在春雨的丝帘中击打着水面，缓慢穿行在桥涵亭子间，船头儿轻轻拨开那流动的水雾，让心随着这静静的流水和薄雾飘散开来，直至融入这充满情调的春雨中的江南，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春雨中的江南，那水乡街道两边有

许多茶亭，游人坐在茶亭子间，泡上一壶西湖龙井或是黄山毛峰，这些都是江南常见的名茶。用杯盖轻轻拨开茶雾，吸上一两口，有着十足的江南茶客的味道，或许你从中也能品出陆羽的仙味来。在春雨中的江南，推开街窗，街巷中的行人打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花的油纸小伞漫步前行，裙裾随着脚步飘然而动，这便是一个彩色、动感的春雨中江南。

春雨中的江南，雨雾里的水乡格外靓丽，水洗后的古宅，琉璃瓦上滴答着的雨声，更加显出了水乡的宁静。不知道春雨中的江南该是宁静的、清纯的、古朴的还是柔美的？或许这些都有，这才是春雨中江南的本色，才会给人带来无边的情思和遐想。

我，无论生活如何艰辛，只要心中有春天，就有希望。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故乡的春天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它是我永远的牵挂和向往，是我心中最美的诗篇。我会带着这份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继续前行，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春天。

春天，它在我的故乡里，也在我的心里。它是我永恒的乡愁和期待，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心中有春天，就有故乡，就有希望。

起故乡的春天，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灵。它们告诉



春耕 辛勤而慢

春天，在我思念的故乡里

●汪晓春

当冰雪消融，当绿意蔓延，当花香四溢，我知道，那是春天在我思念的故乡里。

故乡的春天，是一首悠扬的诗，是一幅生动的画。它带着生命的色彩，悄然而至，让每一寸土地都焕发生机与活力。

我记得那条蜿蜒的小河，在春风的吹拂下，波光粼粼，欢快地流淌。河岸边的柳树，披上了嫩绿的新装，柳条轻拂水面，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而那些嬉戏的孩子们，或捉鱼，或戏水，笑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春天最美的旋律。

故乡的田野，更是春天的舞台。金黄的油菜花、翠绿的麦苗、粉红的桃花……它们竞相绽放，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忙碌着，仿佛在庆祝春天的到来。辛勤的农民，在田野里辛勤劳作，他们的笑容中，充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故乡的春天，还有那些温暖的人情。邻里之间相互串门，分享着春天的美食和喜悦。这个季节，小蒜粑是家家户户的美食，还有地菜包饺子……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着过去的美好，展望未来的希望。那份纯朴和真诚，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春天，它在我的故乡里，也在我的思念里。它是我对故乡的眷恋和回忆，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我会将这份思念和期待，化作前行的动力，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故乡的春天，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即使岁月如梭，即使距离遥远，那份对故乡的深情厚意，依然如春天的阳光般温暖而恒久。

如今，我们大多身在外乡，每当春天来临，我总是会想起故乡的那片美景和那些温暖的人情。那些记忆，如同春天的阳光，温暖着我的心房，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希望。

故乡的春天，是时间的馈赠。它提醒我，无论生活如何变迁，那个充满鸟语花香的地方，始终是我灵魂的归宿。每当夜深人静，月光洒在窗台，我闭上眼，仿佛能闻到故乡春天的气息，那是一种混合着泥土、花香和希望的味道，让人心醉。

故乡的春天，是岁月的见证。它见证了我从稚嫩的孩童成长为独立的青年，见证了我人生的起起伏伏，悲欢离合。而无论我走到哪里，故乡的春天都如同指南针，指引着我回家的方向。

故乡的春天，是心灵的慰藉。在异乡，我时常感到孤独和迷茫。但每当我想

植物流浪记

●方武

它们很幸运地落户在一处菜园地里。潮湿的土壤，黑乎乎的，被整理成大小各异的菜畦纵横交错，这便是——一群植物的家。左边一畦是白菜，右边是萝卜。白菜头头横向一畦的是芥菜，菠菜和大蒜共同占据一畦，坐落在萝卜的上端。它们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秋风习习，轻轻抚慰着它们的面颊，让它们尽情享受人间的金风送爽。当然，也有小飞虫从它们头顶飞过，一度窥觑过它们的鲜美的姿色。鸟儿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唧唧喳喳”地向这群植物莫名其妙地示好。蚯蚓和老虎在黑黢黢的沃土里各自盘算着自己的方案。菜园旁边的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熙熙攘攘的路人川流不息。这群植物们似乎置身事外，兀自生长……

一个晨曦初露的早晨，菜们正在酣睡之际，一阵嘈杂的吵闹声渐渐逼近菜园。菜们同时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又一齐循声望去。只见一群人，他们在那里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面对那个穿夹克的另一位男子指指点点，说一道二。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身后还有几个穿制服的跟班，“夹克男子”一看是大老板，挺着将军肚一本正经地听着中年男子的吩咐。菜们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群人比划好之后，其中一个瘦高个子从车厢里拿出一摞告示牌子，挨个地将牌子插在公路两旁所有的菜园里。这群自我安好的菜们自然也得到了同等优待。菜们不认识牌子上的文字。蓝底白字醒目而威严。这时几个菜农聚拢来。“干嘛呀？”一个中年妇女穿过人群朝牌子望望。“还有啥，菜园保不住了。开发商要毁菜园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唏嘘道。“这块地不是一直荒在那里好几年了吗，干嘛我们一种菜，他就要跟我们过不去？”那个中年妇女愤愤地说。“土地是人家钱买的，他想干嘛就干嘛，谁能管得

着？”“他把土地买下来是为了建房子赚钱，大概是要搞开发吧。”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对大伙儿解释说：“毁园不是故意跟大家过不去，而是为了美化小区环境，提高小区居民生活质量。”那个快言快语的中年妇女早已按捺不住：“我们种点绿色蔬菜就怎么不美化了？难道比之前那个杂草杂树还难看吗？”“不是的，大姐，你们种的蔬菜杂乱无序，又没有形成规模，我们要有规模地有计划地种植花草，这样才漂亮。”“夹克男子”一旁插话。“知道，知道，你们尽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自己的腰包吗？”人群中有人开始直言不讳地冲着那群人开炮了。“请各位互相转告一下，菜园里的菜限定本月底全部自行处理，否则造成的后果自负！”刚才插牌子的“瘦高个”指着牌子接着说：“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大伙儿一齐把目光投向牌子，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各位居民朋友：因此处地块即将统一复垦，敬请广大居民及时将您的蔬菜采摘清理。限期×月×日前恢复原貌。否则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担。”菜农们面面相觑。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到限定的日期。告示牌似乎没有起到预期的威慑效果，孤零零地在秋风中颤栗。菜农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菜园的劫难。或许他们早已任命了：毁就毁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或许他们开始埋怨自己的不争气：家里摆弄跑到异地来卖食他人的土地，活该；或许他们心存侥幸，兴许那些掌控生杀予夺者良心发现……但不管是那种设想，菜园暂时幸免一场浩劫，菜园里的菜们安然无恙。

菜园里的菜依然向往往常一样吮吸雨露，沐浴天光。风儿从它们的头顶拂过，留下丝丝清凉，蹦跳的小蚱蜢和蠕动的小青虫也不期造访。小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步行的，骑车的，开车的，上班的上班，出行的出行。年长的男女：带娃的，练拳的，赶集的……也

是各行其事。似乎告示牌子的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不知过了多少时日。“咔嚓，咔嚓”挖掘机的声音打破了菜园里所有菜的梦。“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紧接着，喊叫声，谩骂声，伴着镰刀割菜的声音不绝于耳。菜园里的萝卜、白菜、菠菜等一齐陷入了惊慌恐怖之中，好像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有什么办法呢？生物界的丛林法则由谁能违抗了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古不变的真理。连这些菜的主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又如何能改变菜的命运呢？这些菜的主人本身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他们被时代的洪流卷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想在另一块泥土里扎根生长。他们怎么能离开土壤呢？没有土壤就没有生存的源泉。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有谁能切身体会他们的甘苦呢？他们除埋怨和认命外，又能怎样呢？他们虽然也隐隐地知道：因为空间的转换，城市里每一寸建筑用地也有可能拆除农家的一座老屋换来的指标，或许是在某个山头 and 河滩开挖的一块荒地换来的面积。甚至他们怀疑今天铲除的一畦菜地说不定是自己家拆除一个厕所换来的尺寸。他们只能无助地呐喊：为什么只许他们建高楼却不许我们种菜？为什么农家搭建一个牛棚都会被卫星监控，而城市里那么多荒废的土地和烂尾的楼房卫星就监控不了呢？这些被潮流卷入城市的农民又能怎样呢？他们在农村时搭一个牛棚或建一个猪栏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不浪费一寸土地换来城市泛滥的扩建，甚至荒废。他们就是能种花草而你却不能种菜。这都是因为话语权在彼而不在此啊。

正当菜园里的菜们闭上双眼等待厄运降临的时候，它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它们睁开双眼，它们戏剧性地发现自己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而是安然无恙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是一处斜坡，缓缓的，土壤是潮湿而温

润，斜坡前一条弯弯的小路，因为种菜的人多，这里便形成了一条小路。小路前有一方小小的池塘。池塘周围布满各种杂草，水里稀稀落落长着些芦苇，但是并不影响池水的清澈甘醇。令人惊奇的是，两只野鸭在清清的池水里嬉戏游弋，仿佛给池塘增添了许多情趣。几只不知名儿的小鸟也赶来凑热闹了，它们“叽叽，叽叽”地跟野鸭搭讪打招呼，野鸭似乎不屑一顾地独自自行乐，不理不睬的样子，憨态可掬。

这儿的确不错啊，有山有水，山上有茂林修竹，山前有碧水清池，池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菜们因祸得福地获得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它们几乎对“流浪”无感了。它们像往日一样，风还是吹着，太阳还是照着，依旧吮吸着大自然的星光雨露。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一个肩扛测量仪器的工作人员在菜园上面的山上一边用测量仪进行坐标定位，一边用笔在纸上记着什么。“暂时还没定，我只负责测绘。”测量员头也不抬地说。

是啊，谁能说得清呢？这些流浪到这儿的渺小如草芥一样的菜们，它们又怎能料想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呢？谁又能改变时代的必然呢？

酒醉（外一首）

●竹篙

每一次喝醉，我都胡乱说话
每一次喝醉，我都给爱的人打电话
每一次喝醉，我都该骂的就骂
每一次酒醒，我都想骂自己！

生命颂

与父母永别时，心底留下忏悔
与大哥永别时，眼中藏满泪水
与她永别时——
我只能用生命最后的气力
死死地攥住自己的左胸

春茶诗话

每当风和日丽的春天，便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在清明前采摘的茶叶叫“明前茶”，在谷雨前采摘的茶叶叫“雨前茶”。在宜人的季节里品饮春茶香茗，使人心情恬适，心境开朗，心中撒满了春日的灿烂阳光。

从古至今，我国许多诗人对春茶的褒扬多姿多彩，用春风之笔蘸着鲜艳的茶露，给生命的每一个音符增添了感受。唐代诗圣杜甫在《重过何氏五首·之一》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醉茗时。石圃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情景交融，动静结合，虚实相生。

诗人李郢为春茶采摘上贡天子之事而在《茶山贡焙歌》中感慨道：“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催。驿骑鞭声青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先及清明宴。”把当时成千上万人人采摘、制作、吃茶、进贡春茶的场景描写得精彩纷呈，淋漓尽致；让人仿佛闻到“香胜梅”的春茶，见到“万人争啖”的喝茶场面，以及驿站的骑手扬鞭催马

行程四千里要赶在清明节前，把春茶运到京城进贡天子的生动场面。

北宋诗人曾巩认为春茶是抢手之物，尤以明前刚采摘时，京城里的人们都能够得到春茶而感幸甚。他在《寄献新茶》一诗中写道：“种处地灵偏得日，摘时春早未闻雷。京师万里争先到，应得慈亲手自开。”诗人在诗赞春茶的同时，也不忘采茶女的辛劳。清代诗人陈章在《采茶歌》中唱道：“凤凰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润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知山寒茶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依比莲心苦。”

在春寒之中，人们看到“明前茶”、“谷雨茶”，便顿感岁月已新，春天真正来了。“一匣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元·好问《茗饮》）。紧接其后，便是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

张弦在《趣惠山寺》散曲中说：“舌底朝朝茶香，眼前处处诗情。”司空图也说：“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其实说到底，诗人在对春茶的一番寄托，无非是想借春茶喻人，只有心怀做人之心，精进向上，把握当下，才会感到青春的蓬勃，青春的活力，即使你“老再再其将至分”，但想到春茶，还会像曾巩那样：“一杯永日醒双眼，草木英华信有神。”似有一种“归去来兮”的感觉。

清明的雨（外一首）

●陈玉兴

清明。这天的雨
像一团纠缠的细钢丝
丝滑，冰凉，细腻
它一次次，执着地要去缠绕
我的咽喉
并试图擦拭我咽部

其实，此前已经擦洗过
我的眼脸，眉角
一直不肯往下落
妄图通过鼻窦中的空气流动
去触动，我那
被克制压抑的神经元

我身上的每一处神经元，和所有的神经末梢
都被征召，全部
接通大地的血管
此刻，正与我叩拜的一众堆土中的魂灵——
父亲、爷爷奶奶，和一众祖上先人对频试联信号

二维码之外的微信号，在
雨水的清理中，被逐一确认
点读。他们均——
对号入座，长尊有序

无需面对面，也不需要人机屏屏
人脸识别系统关闭

风，已在纸钱和香火的飞扬中
快速地签下每个人名字

雨，还在继续地下
远处，牧童放不下自己手巾

我是一条被晾在河滩上的鱼

六月的水很大
一个浪头把我打在河的滩上
河水顺着岸的方向咆哮，冲撞
没有领头者，一浪赶着一浪
卵石和蒿草，构成了另外一个乐园

哦，我的一个不小心
让自己被拍在这岸边遮掩的滩涂上
山洪已退
太阳仍是炽烈的
我成了滩上最后一个滞留者

没人关注这里
风送来了仅有的一丝凉爽
我看不到上帝仁慈的脚步，影子和目光
所有的悲怆与绝望，都在不远处
一只野猫攫取的蓝光中

——它在那里
已经等候很久了……

每一朵荷花……（外两首）

●彭霖

每一朵荷花都充盈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枚荷叶都飘散着星辰的气息。那叶片上的纹路是否就是那条乡村小道？难解难分的乡村小道，孜孜不倦的乡村小道。

那一掀一动的荷叶是否就是那扇一开一阖吱吱呀呀的小门？一切的笑声就从那里传出，一切泪花就在那里变成露珠，晶莹、闪亮，我看见它从那枚荷叶上滴落，与眨了一下眼睛的星辰对应，与远处呀呀叫着的点点鸡鸞对应。

鸞鸞飞起又落下，点头又昂起头来，它是哪一朵花的回声？
回声不是赞美。

但天地在赞美这些荷花，在铺展或擎起这些荷花，这些荷花在塑造路旁那些碧绿的小草，并试图塑造整个乡村。

月亮也是如此吗？透明的月亮在渐渐敞开，渐渐印证，也映衬着荷花的作品，从树冠上、从白墙灰瓦上，从已然发出鼾声的村庄上空。

谁在把遥远变得近在咫尺？谁在把生活变得如此轻歌曼舞？

露水比那些荷花更轻。它与月光交织在一起，与田野的荷花交织在一起。

它们摧毁一切尘埃，穿透一切赞美，像那只青蛙跳入池塘中掀起的波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

一池荷花

一池荷花，天真地掀动，它想翻到第几页？月光让它仰起脸来，月光是它的第一个读者？

千年的月光，千年的等待，就为这一池荷香？

“薰风初入弦！”荷花在弹奏哪一曲经典？苏轼不知，我亦不知。秘密

是否被那只萤火虫知道了？不必问，也不必说，就这样跟着它一闪一闪地阅读，一闪一闪地倾听。

比我更激动的是那只青蛙。它甚至比我更加懵懂，它被一池荷花染绿，它走的是哪条道路？它跳了上来。但它在这里最多只能跳动两下或者三下，便不得不羞怯地稍稍没入水中。

照得见月亮的水，照不清荷花。在水中，荷花只呈现它的轮廓，黑色的轮廓，但它飘着香。

龙栖地

龙栖息在荷花之上，还是已化入荷花之中？这是一种召唤。我们都是它的回音。

千年的碧绿，千年的坚守，千年一路次第吐露芬芳。

这样才能使一朵荷花完整。

谁把他的思想安放在这一地荷花之中？荷叶只是一个碧绿的形体。而思想总是在向上绽放花朵的同时，又向下扎下自己的根，粉红的、蛋白的……既与泥土结合，又与泥土保持新鲜的距离。

距离使思想持续行进，并保持透明。

风是个怎样的例外？风始终一片一片地持续翻阅，一阵一阵地将翻阅的结果递给岸边每一个路过之人。

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在背诵，即便尘土也有了湿漉漉的滋润。

我看见那只蜻蜓也在背诵。

蜻蜓也是龙的化身？

云在飘，水在荡漾，一切都在期待。

而我们被这一地荷花显示出来，并被它重重包围。